# 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冬十月辛巳朔三省言賢妃劉氏乞罷冊命從之

壬午三省言吏部狀元祐中創撥軍大將員闕三百處赴本部差人盡係久來敗壞綱運致所差使臣抛失差

替以此無顧就者乞復元豐舊額歸都官差人從之

癸未詔吏部侍郎安惇刑部侍郎周之道同勘開封府見勘御史臺知班李竒擅收勅牓及取合干官吏具案以聞蔡卞惡侍御史董敦逸欲斥逐之擅收勅牓事連敦逸故也十二月五日敦逸出收勅牓事史不了了曾布日録畧有之今附見布録十月辛巳朔許將謂曾布曰章惇於敦逸事無所可否初便欲貶黄履力解之故令取問敦逸遂請對辨析甚詳蔡卞云正與時彦欺罔事等欲遂與監當黄履又以為未明遂差安惇周之道置獄覆治蓋比大赦死罪皆原獨此治之不已必欲貶敦逸而後已府官雖鍜煉但云臺吏認敦逸意而收之敦逸未嘗有語也衆莫不扼腕蔡卞挾去歲

不勝之餘忿又妄意納賄薰數攻疵三省事故欲力擠之九月二十九日巳卯惇與布言及收勑牓事云千里過當謂昌衡也布曰能平之甚善人但以執政惡言者欲羅織斥逐之爾十月二十六日丙午聞敦逸陽朝參壬寅詔獄官對要知其所陳何如然三省有用意擠之者恐終不免公論惜之然莫可解也十一月二十壬子曾布再對遂及敦逸事上云折兑公案欺罔不一布云敦逸山野不識忌諱陛下函容已久今日干典憲奈何然已經大赦死罪皆原免若赦後行遣過當恐中外以為不平若聖度函容但薄責可矣敦逸久在言路知無不言忤犯大臣非一此人在元祐中擊二蘇乃衆之所難今日又忤執政如此誠不易得願陛下更賜裁察但不至重貶足矣是日二獄官又對上云未知已了否敦逸生踈每進呈劄子亦草草布云只為山野然用心可憐爾臣於陛下前無所不道敦逸尤不為蔡卞所悅陳次升則惇所不喜敦逸既逐次升愈孤願更賜保庇上

云好退以告林希

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蔡蹈言臣等竊見侍御史董敦逸昨緣勅牓事開封府傳會胥史疑似之辭欲成誣執故敦逸憤懣激切上書自辨繼蒙朝旨制勘而收藏勅牓之因於敦逸果無所預獨辨理之辭出於倉猝不復追記一時語言遂成不實以此得罪情或可矜且敦逸官居臺貳而為胥史誣執於人情實為難處引辭自直反陷乎罪原其所因胥史致之爾若朝廷以不覺察加罪敦逸則雖重行黜責乃陛下廢置群

吏之命也夫復何辭如其由胥吏致之則陛下綱紀之地耳目之官可不惜哉臣等竊聞朝夕具獄議罪之際伏望聖意原心酌情稍從寬宥　熙河蘭岷路經畧司言昨涇原防修築陷歿蕃官宮苑使張紹志有男索諾木卜凌斡等七人右騏驥使包忠有男薩納坦等八人詔索諾木卜凌斡賜名績為右班殿直餘並為三班借職薩納坦賜名遵為三班奉職餘並為三班借職皆賜以名

御邇英閣召講讀官講詩讀寶訓侍讀蔡京經筵奏

事上曰早來卿所讀寶訓朕於宮中已詳閱兩朝實録其實訓内事多係實録已載寶訓可不須進讀京言竊見王安石有日録一集其間皆先帝與安石反覆論天下事及熈寧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備具欲乞畧行修纂進讀上曰宮中自有本朕已詳閱數次矣陳瓘尊堯録言大觀末上封事云臣聞紹聖四年蔡卞薦太學博士薛昂上殿昂乞罷講筵進讀史官書而專讀王安石日録字説哲宗怒曰朕方稽考前代以鑑得失薛昂俗儒妄言可不黜乎堯舜稽古高宗多聞緝熈聖學可為後法紹聖大美此其二也其一貶常立薛昂以何時上殿當細檢或只附此亦可元符元年九月十三日當考

熈河

奏西蕃來認嘴囉谷為已地又遣人沿河上紙錢意恐朝廷有經營卓囉之意故與夏人為脣齒且意其逼近邈川也

甲申太府寺言除放民户欠負先將户下欠布易錢除放如已及五百貫即其他欠負更不合除放如無市易欠錢或除放不及五百貫即據户下其餘欠負合於五百貫除放仍先令欠户供通應係本户少欠官錢名數依此除放内係别司錢令所屬互相關報照會與免會

問如隱匿致多放官錢者準盜論許人告賞錢一百貫告所數多即於三分中理一分充賞至三百貫止

乙酉三省言禮部狀外任宗室應舉者欲乞所屬給假赴京取應從之如願從本路取應亦聽其引試考校解額即依鎖應條制　詔新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呂公雅與知齊州王奎對易其任公雅初除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八月十五日公雅自左朝議知常州除少府少監其攺提錢當檢月日又九月十五日朱彥博除提錢可考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臣竊惟先帝立保

馬之法以寓兵政以張國威法意甚良年限不廹京東
限十年又以京西民貧特限十五年公雅提舉京西路
保馬公事急於功賞督廹煩擾先帝聞之急降御前劄
子云訪聞本路見欠買馬極苦難得兼衆既爭買價遂
倍貴至駑之格亦不減百緡深恐本司所責之數過多
民間未悉朝廷取効在遠之意遂致如此公雅又誣奏
以謂民間易為妝買令每都保先選二十户充主養户
逐都各買馬二十匹韓絳尋具奏陳保馬司催督太急

若逐都各買二十匹是將十五年之數作二年半買足顯是違越勑條朝廷令依元條限本司猶且督責不已公雅當時若依元立年限及御前劄子指揮其保馬之法豈為民害乎以是知先帝緣保馬事負天下之謗者公雅所致也今有此進用則公雅之過不顯何以彰先帝愛民之深御前劄子丁寧如此其切耶伏願聖慈追寢公雅新命以明先帝之德使四方聞之不勝幸甚不聽陳次升又言公雅敢肆誕謾使先帝負天下之謗其

罪不容誅在陛下義不戴天豈可復用卒不聽於是公雅自言母老有請于朝因使與奎易任尋改江南東路刑獄改江東提刑在明年正月十一日

丙戌三省樞密院同呈呂惠卿言平羌賞薄於安西衆皆言安西為諸路進築之首故賞差厚平羌自當差降也平羌寨賜名在三月二十二日三年十月十七日賜努扎城名安西惠卿以樞密院廢格朝旨裁抑恩賞務欲敗已事而後止故具奏本末曰臣元準朝旨令相度米脂細浮圖聲塔平石堡黑水塞

門之間大里河長城已來從長擇利進築雖有指定上件去處然臣與本路兵將官商議除石堡在敵境未可進築外若擇工料稍小者則莫若已棄城寨有舊址可因易為了當然米脂孤出僻在一隅田土沙瘠未為邊戍之要唯故安遠細浮圖聲塔平並據横山而横山兵馬最為強勁西人所恃以為先鋒殿後者若不修築使其住坐如舊一則奸細易為出入二則耕牧資賊餱糧而三寨之中安遠去府城至近控扼背水大川為所當

先者然徐圖其次即非為米脂等寨在生界為難而不敢築安遠已包漢界為易而先之也本路人糧馬料素號闕乏椽子材植元不出產皆是逐旋計置而用八九千人保甲從本府及諸寨般運以入生界往返數轉極為勞苦僅能足備即無煕河涇原飽足之糧草素具之材植與其駝畜車乘可以一起隨軍舡運而去也所用東土兵才三萬以來而工役防托皆出於此即無煕河涇原團結招置專備工役之廂軍與會合三四路步騎

之戰兵也而安遠北有油平塞門川東有黒牛川西有張都衙博羅谷三面皆是賊來大路可以出安遠之南若興舉不神速先為彼所覺只會合側近左廂石宥韋州防托人馬三五萬人出吾前與我工役防托之兵相持而選輕騎由兩防出吾後逐散般運之保甲我粮道不通非徒進築不成雖欲旋歸必至狼狽矣臣所以會集將士首諭以主上憂邊當與諸路協力進築奪其耕牧以困西人之意又誘之以已得指揮比類安西推恩

之賞威之以功役未了聞敵畏怯輙議班師之刑令其身先士卒多方勸激使人忘勞而速成就故將吏人人自効至於出私銀絲以勸士卒而本司又繼以賞勞故士卒自雞鳴入役至暮而止其不及者往往補之以夜一日之役幾及兩工而不以為勞雖防托馬軍更番助役而候望之人入生界百里日夜往來探伺伏截所築工料雖號十五餘萬然比之平時工役其實不啻也朝廷但見本路不先米脂浮圖而先安遠必謂擇其易者

而為之故樞密院劄子有安逺在漢界内而安疆在生界之説葢未知本路所以進築先後之意與其控扼險要當如此也既以安逺為易築又見其速成所以未知將吏之勞苦也今但乞以本路之粮草木植人夫脚乘比諸路之粮草木植人夫脚乘則計置應副催促般運者之勞可知也以本路之正兵廂軍比諸路之正兵廂軍則工役防托者之勞可知也以本路所築之城圍大小高下入生界地里遠近比諸路新築之城圍大小高

下入生界地里遠近則其利害難易又可知也奈何推賞乃薄於安西耶然本路所築一城止成於兩月之間而往來休息在内似乎太速此朝廷不得不議而樞密院劄子見浮圖工料慮其不可禦敵而令本司保明又令復進築奏聽朝廷是疑其貪功欲速成就滅裂也緣進築機便得失只在旬日之間雖安遠已成然去大里河尚五十餘里若不築浮圖聲塔山界耕牧之人猶未肯遠適方當敵人東西奔命之時寔為難得之機會臣

所以不憚將士之勞苦而使之繼築而將士亦喻臣之意不敢辭其勞而為朝廷成之若稍遷延則已不可與舉矣以安遠之勞觀之則浮圖聲塔百物未備其勞又可知也而此三寨皆據其險要膏腴之地乃敵人之所必爭則雖務神速而所以待敵者惟有過慮豈敢滅裂哉今城圍之高廣地利之險易疆封之遠近皆可遣官按而知之固不待於臣言也竊惟朝廷令臣待罪於此今親見將吏勞苦如前而所酬賞止於減一年二年三

年磨勘支絹止於十匹五匹三匹而又更減半不復依
先降比類安西城推恩指揮不惟一方之人謂朝廷賞
罰不信抑恐將吏謂在於本路有所厚薄無功則罰獨
重有功則賞不行觀望解體緩急不肯為用萬一因此
敗事在臣一身固不足惜而邊境安危實繫於此臣是
以不敢不言因上疏請除内地一郡以免怨敵致寇復
七上劄子求領宫觀皆不許此據惠卿家傳不得其時附見惠卿言平羌賞薄於
安西後更徐考之正月二十六日二月二十三日三月二十七日可考

丁亥戶部言乞今後官員分割衣賜在京請領者除三路許全留餘路分並不過半從之　樞密院言宗室諸司副使以上該選將副人資任稍深者許差非節度州鈐轄及雙員處都闕無雙員處即與添差從之布錄云宗子既不得為將官資任雖深而無進擢故有是命

戊子樞密院請申嚴封樁禁軍闕額請受法從之舊特詳今從新

己丑戶部言宗室婦宗女今從出外到京並依條限闕

申宗正司外仍令經歷門戶審問宮院服紀字行限當日具因依實封申大宗正司與家狀叅驗上籍仍報太府光禄寺各令置籍抄轉從之

辛夘朝奉大夫寶文閣知同州吕大忠遷一官致仕從其請也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呈邊報樞密院再對上深以章惇舉措為不然曾布等皆以謂邊事誠不可忽及退惇又欲令鍾傳經營䝉摩會以通涇原布曰公於邊事踊躍如此乃心國事固衆所不及然敵未可輕公

私之力有限亦不可不審今來措置邊事幸皆有成功無敢事若萬一小有狼狽則為可惜蕪衆論可畏中外得以藉口此何可不恤比來德音亦屢及此兼安師文事後間言稍稍行矣每於舉動亦須斟酌只如士卒窮歲征役不易慶州之變安敢謂無熙河通接涇原邊面且有兎和市以裹經營須候成功乃可以次開拓此時別降指揮進築東楞摩以至南牟會亦未晚惇矍然曰如此甚好但且如此作文字布因以所聞規之蓋姦黨

傾摇之迹已露今日之解紛唯力引勁正不畏强禦之人寘之要路則正論伸而邪説消矣不可倒持太阿以授人也惇極慼恱安師文事見九月丁未布録是月十一日辛卯邢恕謂曾布曰章惇於元祐之事欲罷不能布曰何以知之恕曰渠不肯言但得之周種意思信然也布因問恕知蔡京與敵否恕唯阿而不敢言又曰今日之事誰敢向一壁布戲之曰方欲以公為中司恕曰誰敢做他底見求外補乃出於至誠一言有欺當滅族布笑曰何必爾布又言赦令當信天下除元祐不還叙之人外其他亦當稍稍還叙如孫諤豈不可作監司郎官葉濤豈可不與還職改藩恕曰時然後言此言非不當但時不可爾頗且置之布大笑曰錯了經義也恕又曰惇比於元祐事頗縮手然議者皆謂渠已放飯流歠如此何可贖邪布曰不然豈不勝於

為凶不已者惇又嘗因蔡肇事語布曰惇未嘗言元祐中人材一切不可用按章惇用邢恕為中丞政欲追治元祐人而布録乃如此殆未可信也姑存之俟考

壬辰大宗正司言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叔盎乞依令晏例換武官詔特換左藏庫使仍舊康州團練使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呈涿州牒雄州稱西夏本當朝建立兩魯尚主近累遣使奏告被南朝侵奪地土及於當朝側近要害處修城寨顯有害和好請追還兵馬毁廢城寨盡歸所侵地土如尚稽違當遣人别有所議衆

深訝其不遜章惇笑曰元豐中牒亦如此一牒便已上亦深駭其牒語太峻遂退檢元豐中牒首尾語言大約相類當時回一牒更不復來其後數因國信往還詰問然亦不甚力又韓忠彥使遼接伴韓資睦但云不得已深恐貴朝疑斷不敢以小國害大國和好

癸巳同呈元豐涿州牒及先帝草定回牒本悉如惇語惇曰使者方在夏國俟來年正月乃可回牒事與元豐不同上然之元豐中涿州以六月牒七月二十五日即

回也　邊報又言羌人以彗星肆赦罷兵已放散人馬
上曰羌人猶畏天變況中國乎曾布與林希皆曰陛下
寅畏如此乃盛德事天變誠不可忽兵革之事尤不可
不重上深然之曰星變多主兵革何可忽也
甲午詔樞密院於刑部及軍馬司取索見用斷例及熙
寧元豐年以來斷過體例選差官兩員逐一看詳分明
編類成書以備檢斷令都副承旨兼領其應干本院見
編修文字仍委今來所差官看詳删定以宣德郎陳瓘

承事郎張庭堅充樞密院編修文字（已亥布希云云又見月末）從曾布林希請也布因白上臣等稱引人才皆天下公議所與不敢上欺聖聽上然之布初欲用庭堅及王渙之希以謂渙之乃元祐黄本恐為人所媒孽遂易以瓘已而蔡卞言瓘及庭堅皆異論者瓘嘗教孫諤言事三省所惡西府必収之政如熈寧中王安石有所為則吳充等未嘗不立異也（蔡卞言據布録在十一月甲寅）時瓘通判滄州有奏乞滿任辭編修不赴布與希不敢可否上不許辭布因言

瓘學識趣操為衆所稱但不為執政所悅上曰章惇亦言其當作館職布曰如瓘何止館職臺諫侍從皆其所宜只如館職衆所願得世之士人奔走執政之門求之而不可瓘辭之而去及為西府所召又亦力辭此其操守可見如此等人乃力加排抑臣所未諭也先朝欲更修政事創立法度在廷之臣多以為不可故當時指為異論之人今陛下修復熙寧法度竄斥元祐有罪之人士大夫孰敢以為不可但與章惇蔡卞議論不同之人

便指為異論尤為無謂若使立朝者人人不敢與惇卞不同此豈得穩便陛下欲聞外事何可得邪上諦聽色甚悅　尚書省奏皇城司歲用氷數近年有失收採遂至闕用欲令金明池監官自立冬後日具氷面次第遇合採斫時皇城司光禄司農寺輪官監轄採斫仍令禮工部輪郎官檢察御批勘會金明池採斫藏氷自是皇城司事已經結凍後每日差人採取氷樣厚薄尺寸候可以容得人力即時併差親從官等前去採斫今來指

揮吏不須行下止可令後如有收採天時即許工部檢察闕奏餘並依皇城司見行條令施行御集四年十月十四日事

乙未丙申朝獻景靈宮

戊戌彰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濟陰郡王宗景卒贈太師追封循王謚思

己亥江淮荊浙等路發運副使張商英加直龍圖閣商英家傳云自江淮入覲除直龍圖閣哲宗顧公卿曰先帝舊臣也何可久於外邪公欲再對而當國者畏其留乃以入冬節假令閤門批放謝辭發公還任按商英乃章惇客其不得留必有故又布錄十一月五日乙卯布與

章惇蔡卞議除商英貳卿上不從亦不
省何故十一月二十六日仍以少常召

庚子戶部言受納糧綱應攤曝者自三月至八月終溫潤限兩日溫加一日九月至二月終溫潤更展一日限兩日若未乾委官驗實量展日限各不得過兩日從之

新削

辛丑詔通直郎陳安上換禮賓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從知樞密院曾布薦也　開封府推官石諤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孫諤並為刑部員外郎　金部員外郎郭時

亮權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事

壬寅御批權吏部尚書兼侍讀邢恕為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恕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絶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蔡卞乞用安惇上不許時惇與卞已不咸恕即上疏論朋黨曰臣聞書之洪範曰惟辟作福史記范雎有言擅國家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其言雖不同其旨一也蓋古今人主常患群臣分朋黨則惟欲人之親已而為我用也如此則

雖君子也中立不倚不我親者必疎斥雖小人也出死力為已用者必薦進由此公家之務日廢不講政事因循利者不興而害者不去君子小人雜進而賢不肖混淆天下不漸入於衰亂者未之有也此朋黨所以能敗人之國而世主常疾之也雖然世主常疾朋黨矣而朝廷之上常不免有朋黨者無術以破之故也凡朋黨所以成者以其所愛雖不肖得以私進之所惡雖賢得以私退之由此能鼓動人情使之歸已此朋黨之所以成

也伏惟明主深察洪範范雎之言使威福予奪足為臣下之利害者皆自己出則人人砥節向公惟事君而已豈復肯附執政大臣為朋黨哉執政大臣雖欲植朋黨豈可得哉朋黨破散人心專一無他營為悉意公家則政事修舉利日興害日去而天下治安子孫長久此不誣矣恕行狀云此疏特為章惇林希發按恕實惇所引用初作中丞未敢攻惇也希與曾布同在密院希何能擅作威福行狀飾說耳

恕先與曾布同修軍馬敕嘗以事至西府布謂恕曰已除中司中外責望甚重恕但戒布以

和布曰輔弼固當和公職事要須為朝廷分别是非邪正因言章惇蔡卞頗睽恕曰亦知之然不若且静布曰如布不静何林希曰但推明正論以消邪黨最為得爾恕唯而已布初與希對上問曽見恕否布曰雖同修敕然臣無縁至局恕或來爾兼聞已除中丞上曰然恕持論頗平莫也得布曰恕為學知義理但陛下常以義理訓敕之必不敢違上曰當更戒之邵氏辨誣云章惇蔡卞同肆羅織元祐諸人乞發司馬光塚既不從卞惇意未快遂自青州召邢恕為刑部侍郎又遷吏部尚書恕與惇卞誣造元祐諸

人事不已卞遷恕為御史中丞用其言欲誅殺劉摯梁燾王巖叟等十餘人恕又造宣訓之語恕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論其父功恕又教蔡確之子渭以文及甫說粉昆事書投進惇卞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推治曾布云上批中書除恕為中丞蓋先諭西府又諭三省或者以為不可請用安惇且云上已許之然上意在恕不可改也不知布所云欲用安惇者是誰蓋指蔡卞也又云卞聞恕除極不樂安布所記與邵伯温殊不同或出私意當考蓋此時惇與卞已睽而恕乃惇所厚也

癸卯御史臺言乞今後有外任官到闕朝見訖並令赴朔望朝參從之　詔安陽淇水第一監并提點司及左右廂洛陽原武監并提點一司並廢罷惟存東平沙苑

兩監魯布自叙其事曰馬牧興廢多矣元祐中復置監
牧兩廂所養止二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布既以租
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陜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户顧養
馬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養萬馬然則馬數多於
㫬而所省監牧官吏糜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也
三省皆稱善
丙午朝散郎盧約為開封府推官從知府路昌衡薦也
十一月一日
蔡踏云云

戊申權吏部侍郎安惇為右諫議大夫起居郎充崇政殿說書沈銖為中書舍人兼侍講皆中批也曾布等對上以銖除命諭之且曰銖講說極佳近講南山有臺極條暢有理上欣然頗自以為得人蓋兩日前上欲進銖而三省不奉詔故批出十一月三日徐鐸云云

己酉三省言太中大夫知成都府鄭雍先緣棄地及附會姦惡謗毀先朝落資政殿學士今雖未及期該非次赦恩合叙詔鄭雍依呂大防等指揮永不得引用期數

及赦恩叙復舊録三省言太中大夫知成都府鄭雍先緣棄地及附會姦惡謗毀先朝新録辨曰

以實録竄迹當時之事大抵元祐之人為紹聖用事之臣所不喜者皆誣以誹謗朋黨之罪顧可信乎遂删去

今復存舊録以見當時政事明知其誣謗不害也

權刑部侍郎范鏜權吏部

侍郎太常少卿趙挺之權禮部侍郎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十一月辛亥朔權殿中侍御史蔡蹈言朝廷近用知開封府路昌衡薦除朝散郎盧約為推官按約前知昭州日輒請以昌衡出帥廣東所還兩官易近上職名原其用心專在邪謟而昌衡一無嫌忌復有薦論

望罷約恩命責昌衡論薦狗私詔罷約新除令昌衡別舉官以聞又詔自今開封府薦推判官並俟名對取旨盧約除府推在前月二十六日

癸丑左司諫郭知章兼權給事中　給事中徐鐸言沈銖除中書舍人兼侍講按銖在先帝時任太學直講受學生饋遺坐贓罪勒停元祐間為劉摯黨摯除洛罪名乞追寢成命又言司馬光先朝非不獎擢但不曽秉政然終懷怨恚變法亂政陛下能保其不若光乎詔郭知

章書讀行下曽布言鐸初聞銶有此命即相慶巳而忽
封還葢為人所使而駮章重亦疑非鐸所能為鐸近臣
知畏大臣而不知畏陛下况出自中批而又天下公論
之所與士類聞銶之進莫不鼓舞而鐸敢爾附會欺罔
此乃所謂附下罔上法之所必誅也此而不懲則陛下
威福之柄何以振乎林希亦言陛下所除自非有大邪
惡不合物論未甞繳駮上曰巳令郭知章權給事書讀
布曰如此則鐸巳幸免矣布又言給事止以鐸一人當

之誠未允鐸乃李清臣所薦清臣所引之人無不斥逐惟鐸安職而又躐等進擢盖媚附三省所以致此臣與鐸非有利害但忠憤所激故喋喋不能自已願陛下更賜省察上稱善布與希因言陳瓘等皆公論所稱此類皆所當進又言鉄自敕牓事後深不自安小人亦皆欲去之然善類謂當體聖意不當輕去就今日陛下擢用如此則鉄之不去乃為得之敕牓事自是不當鉄論居厚何必如此紛爭上曰只為鉄猶說沙鍋子等事乃無

之布曰此事恐不可謂無乃衆人所共聞見臣自江西還朝見居厚賣鐵器牓道中比比有之此事恐不虛也布又云敕牓中有幸時事中變之語邢恕亦以為非緣此語故引惹劉唐老等謗訕陛下在上朝廷清明時事安得中變此非詔令語也希亦曰如紹聖之變元祐乃為變安得有此上又曰只恐元祐人復用布曰陛下在上則元祐之人安有復用之理時御史中丞邢恕侍讀經筵上問恕曰徐鐸繳還沈銖詞頭何如恕言此蓋

緣沈銖繳吳居厚詞頭今既出牓朝堂以元豐末居厚在京東事為是則自然以沈銖為非也然此乃臣下分朋黨爭勝負爾陛下為人君父天覆平施則天下幸甚上又問如何恕言臣請平論此事昨除吳居厚權戶部尚書職事既居尚書雖侍郎居厚亦必難處前此居厚廢已十年今若再廢亦似過當所以臣言不消繳還至於後來出牓朝堂却以居厚元豐間京東所為為是則章惇當垂簾之初自曾有劄子斥言居厚京東之人恨

不食其肉曽經葉濤進陛下所知則今日焉得却以為是天下之人豈可如此蓋壓也上曰卿言極是已而沈銖除命復下　詔雄州勘造匿名文書不當經赦當原知州李諒通判吳點各特罰金二十斤權推官張棠歸信容城兩縣主簿王範各特罰金三十斤

甲寅大理寺言竊盜於皇城門謂宣德左右掖東西華拱宸門宮門内謂左右昇龍承天門左右長慶門謻門臨華門通極門學士院北角門殿前闕東子以北加京

城内竊盜法一等徒罪配鄰州流罪皆配千里十貫皆配二千里殿門謂大慶文德紫宸集英崇政垂拱内東門上閤門内謂垂拱殿後門需雲殿後門龍圖天章寶文閣後門皇儀殿門延春閣門延和殿後門會通門又加一等徒罪皆配千里流罪皆三千里十貫皆配廣南仍並奏裁從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云云

乙卯三省言武學博士教導生員所任非輕不當從吏部差注詔自今中書省選差　户部言諸路常平斛斗

並令所屬官司常依條乘時糴充失時致陳積不堪輒行充軍糧者以違制論從之

丙辰朝議大夫知池州錢勰卒舊録云錢勰紹聖初為翰林學士批答不允鄭雍乞出詔以詆譏害政奪職知池州卒年六十四勰在元祐附會為姦紹聖初朝廷黜其黨而勰止以微罪去終與姦黨云新録辨曰此實録竊迹當時之事大抵元祐之人為紹聖用事之臣所不喜者皆誣以誹謗朋黨之罪顧可信乎今刪去

戊午吏部侍郎葉祖洽權吏部尚書新權吏部侍郎范鏜試中書舍人中書舍人蹇序辰權禮部尚書

己未冬至不御殿

辛酉興州防禦使仲樸為湖州觀察使

癸亥禮部侍郎趙挺之為吏部侍郎左司諫郭知章為工部侍郎

甲子正字林自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吳伯舉為校書郎陳瓘云云 大理正許公孫為開封府推官 詔昭宣使榮州團練使入内押班馮世寧與遥郡防禦使以年勞也

大理寺請立京城及外州縣舍匿逃歸配軍法應盤

毒呪詛奏案畧說事情元案上尚書省並從之舊特詳今從新

乙丑京東路轉運副使呂升卿從河北路 淮南西路

提點刑獄朱京為倉部員外郎十二月一日改司封京南豐人元符三年正月有傳

御批雪寒應在京工役給假三日 詔自今及凖

備軍前出戰使喚之人雖立到功勞應賞者勿推如在

軍顯見有才武可以部轄人馬及准備出戰使喚之人

即申經畧司從本司審察指揮如立到功勞即依格推

賞 詔户部嚴戒諸路監司應承詔旨拋買物色並令

體訪出產多寡所在約度數目令逐州軍置場用見錢和買召人取情願赴場中賣其逐州軍如不係出產或出產數少及雖係出產而當年偶闕即具因依回申本司別行下出產數多處貼數和買如本路諸州軍實買不足令監司具詣實事狀申陳即州縣輙有科買及監司不為申陳者並以違制論仍令提舉常平司覺察如有違犯具事因及官員名銜申尚書省仍許被科擾人户直經提舉常平司陳訴如本司不為行遣者一等科

罪每遇和買備此詔旨全文揭牓曉示

丙寅前知泗州王瑛言官員在任或赴任移替在路未到而身亡者問其家口數并所歸處計程給倉券從之二年十一月五日已有此指揮當考

户部言輙增損衡量若私造賣者各杖一百狗於市三日許人告每人賞錢有差令轉運司所在置局製造送所商税務鬻賣舊特詳令從新

丁卯詔諫議大夫以上各舉堪監察御史一員以聞他日御史中丞邢恕對上語及近許諫議大夫已上薦人

然前此上來者亦多只是迎合恕曰今臣僚迎合者不過主張先朝法度爾今日陛下南面繼統如龍如虎神宗皇帝法度陛下豈不能主張却銷得他人主張若果終實主張先朝法度須是當垂簾改更之際曾有正論乃可為憑至於今日方以主張先朝法度為言者皆迎合邀利之言大抵闒冗之人固無他長惟藉此以希進不足取也上曰極是恕既退即入劄子言臣前日請對風寒不敢久留所欲敷陳未盡事條析如後内一項云

一太常寺秘書省官乃朝廷儲蓄英才之地向去選用
臺省皆自此出苟無其人亦宜虛位以待来者不宜輕
進闒冗凉薄之人如得其才果上當聖心則便加採拔
無所不可况今既許諫議大夫已上薦士未對者尚餘
人乞候對罷逐一密記人才高下須引對有涯然後補
授亦不為晚　繼又奏云臣竊聞有旨令諫議大夫已
上各舉可任監察御史官一員如此則自葉祖洽已下
并范鏜共合薦八人臣昨薦鄒餘未到外有一員未薦

共十員故事薦官二員取一員今來只闕臺官三員合薦六人外有四員乃是溢數故事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侍御史遇臺官闕亦是同薦一人至兩人契勘今來除臣舉鄒餘未到仍有一員未薦外止合更舉四員今范鏜外使中書門下省官三員尚書試侍郎四員欲乞令尚書侍郎同舉兩員給事諫議舍人且先同舉一員候范鏜回更令同舉一員不惟所舉人數依得故事不至冗濫兼可以互相察制別無私徇如所舉乖繆或別涉

情弊乞指揮下御史臺覺察如臣所薦人不當亦乞却委三省長官劾奏恕自以任中丞而章惇乃令它官薦御史恨其侵已故有責鄒餘除御史在明年正月二十四日癸酉上嘗問恕外議章惇如何恕曰惇在元豐末建儲之際則實效忠力固不可掩若論其資性則所得者在於果敢所失者在於專恣其才可以濟險不可使之履平可使自用不可使之用衆又自解曰可使自用者若使惇自任一職則一職必舉如使之知開封府則府事治使之作帥

則亦足以抗方面之難是也不可使用衆者宰相當用羣才惇不能收人之長而專己自任惟欲人之附己士之賢者豈肯一意隨人苟惟志在隨人者與之則小人進君子退矣陛下今日固宜自攬權綱揀拔人才使威福漸自己出如惇者不可專信用也惇既在相位乆所為不合物情上漸不倚信怨亦數傾之上曰駕御着且使惇測知上待遇日薄即欲張皇邊事以為自固之計凡有言邊事者必面折凌侮期使人不敢言則己得以

獨擅其長恕累章論列最後言臣竊惟今日塞外進築城寨乃以大國侵小國用實力為久計以困賊爾所謂用實力者錢粮足備民力有餘兵多可分是也如此則為有大國之實磨以歲月以久持之賊固小國安得不困此非有詭謀秘計以取奇功也然則度吾力有餘則進不足則止可急則急可緩則緩不必彊其所不足當緩而急也章惇昔嘗自言今所謂邊事者可彫印板千百本以遺賊亦不畏彼知惇此説誠是也然則可為則

為之不患其無機會也惟顧吾力何如爾更望陛下以此斟酌時其緩急勿彊其所不足庶幾不至敗事天下幸甚　詔自今有功該減年人並令所屬給據

戊辰麟府都廵司准備勾當西頭供奉官折可大遷一官為閤門祇候以帥臣上戰功也

己巳河北路轉運東西路提舉司言河北官賣鹽如依京西路鹽法賣為便利勾當官仍文武官內舉差從之

新無

當考

辛未大理寺言制書應給借者具狀經郎官簽押注籍即日給付限五日還納限滿應留照用者聽量判展若還納違限準官文書稽程律加二等從之 詔陸師閔剗刷秦鳳兵馬躬親統領赴熙河會合進築候成功一例推恩師閔以諸路出塞討擊進築數被賞每怏怏於不得用其將佐亦皆以為恨而朝旨又數令調本路兵馬應副涇原兩路師閔益怏怏兼屢訴以兵馬赴他路備禦不足曾布因建此議師閔得名果踴躍未旬日間

已奏刻刷到四萬人騎準備出入前此雖丁寧戒約所輟不過萬人爾上亦稱善十二月壬辰可參考二
十一日辛丑上功狀
壬申三省錄事都事已下功過除尚書省已有條外門下中書省即未有法理當一體合行編修名給事中中書舍人同編修　樞密院言舊制選諸路走馬承受吏部應選之人雖多止依條選差使臣二人赴樞密院審察取旨定差其間歷任比較稍優而人才不稱其任者亦須於數内差定一名未副朝廷選用之意詔諸路走

馬承受有闕令尚書吏部將見在部合選差使臣並依舊式開排脚色申樞密院先以人才次以脚色銓量取旨定差仍於選限内各展限五日舊録五日下又有其吏部條内一闕選二員兩闕以第三人選先闕第二第四人選次闕一節勿行餘依見行法新本削去元符元年十月七日辛巳當考

癸酉御史中丞邢恕言謹按故宰臣王珪被遇先帝自參知政事至宰相備位政府十有七年其荷國恩可謂至深且厚矣一旦先帝寢疾口不能言陛下時方幼冲

名號未正王珪為上宰不能建請早定儲貳為宗社至計乃方乘時艱危密名高遵裕之子士充陰傳言於遵裕令伺禁中意旨內懷兩端其意不在正統賴遵裕慷慨引義不答其言且發其謀以語當時一二大臣遂亟協策以定儲貳之議故使先帝之統業獲傳於聖嗣宗社安寧以底今日珪罪狀既明白巳正典刑然而君臣大義不可不謹賞罰二途為國綱紀不可偏廢且不忠於君者既罰則忠於君者必賞珪巳殁於地下既追貶

則遵裕雖死當追贈今止貶珪而遵裕不加追贈無賞而有罰猶之無春而有秋也其可乎臣竊見朝廷向贈范育以為寶文閣直學士近又官其一子者以罪元祐弃地而育獨為國惜地不忍弃故賞育所以勸忠也雖為國惜地曷若忠愛其君者哉惜地不棄者猶加贈典則忠愛其君者朝廷其忍捨之況遵裕之子士京方珪未貶已前嘗有請於朝丐贈其父矣前日所以不即行其言者以珪之罪未貶也今珪既貶則士京之請可以

仲矣臣欲乞檢會高士京前狀出自宸斷早賜指揮依士京所乞施行伸忠魂於九泉示大義於臣子以勸天下後世不勝大願詔高遵裕特與贈洺州防禦使高士京與轉皇城副使新舊錄云癸酉御史中丞邢恕言故宰臣王珪爲上相不能建請早定儲貳密名高遵裕之子士充陰傳言於遵裕賴遵裕慷慨引義不答今珪罪狀既白已正典刑則遵裕雖死理當追贈詔高遵裕特贈洺州防禦使高士京特與轉皇城副使

兵部言武舉馬射應法而三箭上垜者於步射等第中遞陞一等策義入平等者不陞至免遞降即騎步射絕倫而策義不入等者

不得奏裁從之　御史中丞邢恕言劉奉世當元祐間先合劉摯陰為謀主傾害策立顧命大臣有不利王室之意劉摯既去即訪呂大防蘇轍內交陳衍相為表裏遂登政府宣仁聖烈皇后寢疾之際姦謀逆計皆奉世與大防轍通同其為惡不在大防轍二人下昨責郴州階官猶為中大夫士論未免竊歎近復堂除其弟當時知常州見闕按當時年五十餘才智桀黠有過人者前此其兄奉世同當時皆在京師奉世陰謀密議莫不通

知請罷當時常州別除一宮廟差遣聽其自便其兄奉世亦乞更降授一散官依舊郴州安置詔劉奉世責授隰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劉當時差監南嶽廟新錄因舊錄但別書云初上之嗣位恕與蔡確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死貶所亦作不用心恨之其後恕帥中山會高遵裕子士京為將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問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丈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導語言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因令所親信王棫崇飾誣辭作奏而上之王珪由是得罪至是恕為御史中丞先上章乞追贈高遵裕次乃以當元祐間附

會劉摯傾害策立大臣論貶奉世云令移此段入四月二十三日王珪貶時邢恕未嘗帥中山也新録蓋誤呂大中雜説紹聖中邢恕為中丞彈劉當時云年踰五十智慮過人所以助奉世為不善者皆當時計畫也當時由是罷知常州當時本常人奉世弟也恕欲深中奉世兄弟故為此言當時由是頗為世所知

三省樞密院奏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相度保甲人才小弱不堪教武藝者皆免教上許之因問保甲幾何曾布曰三路共八十萬上曰如此當減三五十萬章惇曰不至如此先是裁定此令即欲頒行而蔡卞不以為然故且令相度而三路皆稱免遂使行之相度在正月二十九日甲寅

乙亥御批曰近寒沍京城細民累經存恤諸軍班直等良亦艱苦其令內庫給薪炭錢有差

丙子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直龍圖閣張商英為太常少卿前月十九日加小龍諸王府翊善韓宗古為秘書少監

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陜西茶事司言應雙員處監官本場每年所收息各分半受賞至減三年磨勘上從之

丁丑詔放歸田里人程頤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王巖叟朱

光庭輩凶慝自肆無忌憚如光庭盡散河北斛斗先帝經營儲蓄一日而盡巖叟尤凶肆所言皆可怪至謂曾肇為姦臣之弟又曰程頤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雖已放歸田里可與編管輔臣因歷數元祐言者議論過當而上怒頤為甚又曰便與編管章惇曰合羈管上曰只與編管再對又及之後一日遂有涪州之命頤素與邢恕善而恕雅不樂林希謀與諫官共攻之頤編管蓋希力希意恕必救頤則

因以傾怒怒語人曰便斬頤萬段怒亦不救聞者笑之怒不救頤布録在明年正月丁卯建寧朱熹年譜云謝良佐曰是行乃頤族子公孫與邢怒為之頤曰族子至愚不為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詔京東西路提刑李昭玘檢法官趙絃各罰金二十斤以申請刑名不當也

大理寺言本寺官歲終比較失出死罪或徒流罪各三人比失入一人從之元符三年五月戊辰改此

樞密院請立軍人戰歿聽子孫與兄弟之子代充軍及優恤稟假法從之舊特詳今從之

雷州别駕化州安置梁燾卒十一月二十七日化州屬廣西

至京師八十一程十二月三日劉摯亦卒於新州

諸子援呂大防例乞歸葬不許家屬尋徙昭州此據張舜民所作梁燾行狀增入徙昭州在明年四月八日行狀云六月諸子移置昭州編管特勒停永不叙勒停乃五月四日指揮也

戊寅吏部言官員本貫川峽人任川峽路差遣應酬奬並減半從之閏二月二十二日已有減半指揮當考

又言官司承告彊盗其行移公文不得開具告人姓名仍州縣每季檢舉曉示從之

承事郎通判邠州耿毅陳獻擾敵秘計詔耿毅就添差充涇原路經畧司勾當公事令經畧司相

度所陳利害如何施行即聽以本司應副邊事錢粮行收買蓄産製造器械什物等應副令於商號等州閑僻地内教習仍具施行次第以聞　熈寧蘭岷路經畧司言蕃官包順狀先尋訪到邈川大首領温錫沁孫集星衮今年三十二未有官職詔集星衮為内殿崇班

已卯廣西路經畧安撫司走馬承受段諷言知雷州張逢照管安置人蘇轍及蘇軾兄弟與之同行至雷州相聚請下不干礙官司再行體量詔提舉荆湖南路常平

董必往彼體量詣實以聞明年三月二十四日復命王巩甲申雜記可參照

自彗變後皇城探事司添廣察邏人數是月御史中丞邢恕因奏事口陳近聞皇城探事司添察邏人頗多天象變動正當應之以靜則災消異伏若以動應動恐非消弭之道因言魏文帝時民間數有妖言帝嫉之有妖言輒殺之其臣高柔諫而不從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絶上頷之又言輦轂之下號為帝宅凡布恩德宜先諸夏如此

則輿頌懽騰流言屏息有不待察伺禁者止矣因乞官減價糶米出賣石炭不限多少蠲放民僦直言多施行

十二月辛巳朔朝散郎王森為倉部員外郎

壬午户部尚書吳居厚言樁貨務左藏庫南北庫等官若有事故請從本部依店宅務麴院法選官權管勾從之又言欲令在京排岸司如有催理綱運欠負並從所隸寺監各置簿拘管銷注從之新無可削

癸未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李清臣知成都府龍圖

閤待制知應天府豐稷知河南府四年正月二十五日自中侍出知河南十二月三日改成都府明年正月九日復知河南始朝廷命周秩察河南變事秩入對上謂曰彼欲盡誅大臣則將置朕何地乎蓋疑其不然也時復名呂升卿於河北令待命國門俟體究果有實狀即遣如嶺南族元祐責降諸人秩尋至河南捕劉唐老等別屋仍辟程公孫專體訪於外公孫素名能刺人事者也於是更徙清臣入蜀秩徐考驗唐老等實未嘗謀變而欲誅大臣之語則有之乃具奏語初不

及乘輿上亟詔勿治唐老等皆釋去升卿亦還河北清臣知河南如故清臣復知河南在明年正月九日升卿還河北曾布日錄明年正月二十三日辛未哲宗有此語又二月十七日丙申始差升卿察訪廣南三月四日癸丑乃罷疑察訪與劉唐老實是兩事初不相關當考此事據王鞏甲申雜記增修周秩為京西漕在六月十六日令秩赴闕上殿在八月一日劉唐老責桂陽在此月十七日清臣復知河南在明年正月九日清臣行狀云自河南移成都不行嫉清臣者猶風監司窺清臣而清臣謹審至無隙可見乃摘中書舊事奪清臣大學士奪大資政在明年七月二十四日行狀所云風監司窺清臣此亦是王鞏所記周秩推治文劉事也然劉唐老對獄實錄及他書絕不見惟王鞏及曾布畧記之文及甫先對獄同文見八月十六日不關此外更有逮捕並當考王鞏甲申雜記云周秩重實大概

元年九月得吉州守過高郵言紹聖中有洛人告言文及甫劉唐老與李邦直等將生變誅章子厚蔡元度諸人下至兩制侍從皆及之名重實為西京轉運使推治之以其嘗攻文潞公也朝旨令先推究體訪候有狀即治之又以運判周純為知情不告云將引用嶺南謫降元祐人同力為之哲宗名重實對曰欲盡誅族大臣巳下則將置朕於何地又名呂升卿令國門聽旨俟其有實即遣族諸人於嶺南重實既至西京捕文劉置運司別聽且辟程公孫專管勾察訪於外久之無狀而誅大臣之語則有之凡三請自裁未幾罷邦直久之公孫忽得二張秀才密語云候上意變必用元祐人迺有族誅之舉重實即具奏且言元不及乘輿不數日令文劉遂便呂還朔部並更不推治哲宗之明之仁今世無知者以元旨極密公案一宗并元狀悉不在有司雖朝廷悉無知者公實藏其家終當上之乞實錄書之公孫喜刺人事者也周秩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自浙憲除京西漕

閏二月十七日改淮漕六月十六日自淮漕改京西漕周純三年三月十一日以江西提舉為京西運判元符二年五月猶在京西呂升卿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自京東運判改河北元符元年二月十七日察訪廣南三月四日罷察訪按曾布日錄元符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辛未哲宗有升卿不住且令往河北之語然則升卿先自河北名至京師既還河北又有察訪廣南之命其察訪廣南時未必在京師也董必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先以湖南提舉往雷州體量蘇軾轍又元符元年二月十七日察訪廣南後得劉跂辨謗錄載劉唐老說文康世所告事果與同文獄不相關跂云云已附注八月十三日甲午令別注此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七日跂就劉唐老家見唐老唐老說丁丑年六月中文康世告妻父蔡碩言及甫與唐老密謗時事言不久必變悖必滅族餘執政必竄又云康世見劉唐老親說碩使康世形於手筆携往見蔡卞遂有旨下監司周秩根究此事未了九

月中同文事又大作遂先攝及甫下同文獄獄後来方與洛獄跂見曽右相說先因劉唐老事後有文及甫事與此相符然不曽問得洛獄後来如何結絶必有知之者當問

樞密院言因戰陣鬬敵被傷殺掠人口管押官敢減落人數或妄申逃亡者並以違制論許人告每名賞錢五十貫文仍委監司覺察從之尚書省言元豐度支令上件科買物應改罷若減者聽以額責所屬計價費封樁後增注文稱無額者以三年中數因災傷或特旨免改者非今乞删去注文又令諸國用物所科供非元科供處者聽以封樁價費

還之後增入其千貫以下不在遠例令乞删去從之

昌州團練使新州安置劉摯卒十二月三日癸未新州屬廣東至京師凡七十

程

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八月十五日但有李洵姓名尚洙事具元符元年二月三日壬午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九月五日上怒稍怠然京惇極力煆煉不少置已而燾先卒於化州十一月二十七日後七日摯亦卒於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二月朝廷乃聞摯死不許歸葬家屬令於英州居住此據劉跂辨謗錄增入乃明年二月十九日聖旨也其五月獄乃罷五月

四日人疑梁劉之死據邵伯温辨誣伯温云上批出勿治摯等則未必然今但云上怒稍息具注在明年三月九日

涇原路經略使章楶奏勘會諸路就糧駐泊禁旅萬數不少破壞軍制無甚於投換之弊夫使在營無過之人投換則非人之常情使逃亡作過之人投換則非邊防之利今日開邊逐路各有新建城寨創置軍營招填兵士各務早及數目多將逃亡作過之人投換刺填有利無利深不可取夫人之常情豈不有父母妻子之愛自非累作過犯不容於本營或負罪避刑或剽竊官

私財物豈肯離去父母妻子竄身山林野草之間兼逃亡之後不為盜賊何以為生往往殺人取財幸不敗露一有新建城寨官中急於招填則乃輻湊雲集爭往投刺官司不問来歷不究行止一切収接他人莫敢誰何洎至填剌之後常令役使優輕即且貪戀衣糧不作過犯若稍經重難或錢物入手必便逃亡盜用無所不至其弊更有大於此者昨来進築平夏城時曽捉到細作一名係投換在蘭州定遠城逃亡軍人郭亨投換之弊

如此豈得不草欲乞朝廷特降指揮今後諸路新建城寨不許投換逃亡作過之人如違所由官司並重立刑名若新建城寨闕人戍守須合創置軍營殺急未有人投刺者委逐路經畧都總管司於諸軍指揮取自情願投換若或不足即於諸軍揀選改刺撥填各優支轉軍例物則極邊城寨各得審謹行止堪任使喚之人為邊防經久之利黄貼云本司五月間曽差使臣管押馬三十九匹往第八將交割有渭州蕃落第二十指揮十將

李孚用錢物將脚下瘦弱馬換却第八將馬事發逃行見行収捉未獲所有干證人送在所司根勘雖經赦恩結絕未得其李孚却在蘭州金城關投換蕃落第九十六指揮日近蘭州来渭州勘會本人請受則例慮是於投換處便補舊名管十將名目契勘李孚換易官馬刑名事發逃亡却往他處投換便得舊日軍職名目兼見令渭州司理院緣李孚換馬事禁繫干證人在獄守待本人首獲結絕本州見差人勾追向若不因會問本司

何曾得知刑獄何由得結絶投換之事長與容姦如此伏乞深賜詳察　又契勘本路新建靈平寨創置蕃落保捷兵士元許本路諸州軍兵士投換共不滿二百人自四月後來至今已逃走過四十九人投換之人使在新邊不可倚仗如此伏望朝廷詳察今狀所陳事理特賜止絶詔陝西河東路新建城寨今後不許逃亡軍人投換如違並以違制論此以章楶奏議增入須刪取其要

甲申遼國遣使保静軍節度使耶律永副使中散大夫

守太常少卿充史館修撰張商英來賀興龍節

乙酉詔侍御史董敦逸降一官知興國軍以不覺臺吏擅収敕牓因奏御不實也敕牓事當考十月二日安惇周之道同劾李奇　諸王府侍講朱紱為翊善記室參軍傅揖為侍講太學博士何執中為記室參軍　詔元祐赦文戶絶之家官為立繼指揮勿行三年十二月五日已罷此指揮令又別出當考

庚寅詔罷獨看故事每宴前一日御宴殿閱百戲至此罷之

壬辰鍾傳奏統熈秦兩路兵四萬騎出塞傳前此未嘗素議忽約陸師閔同出曽布疑章惇實陰諭之　涇原又奏姚雄統兵萬騎趨天都兩路不期而會然衆皆恐其無功上亦以為然

甲午詔統熈秦出塞將士特支後三日涇原奏人馬至天都入監軍司捜空一無所見而還上曰勞敝士馬殊無謂鍾傳若更如此當行法　二十一日促傳具功狀

于闐國及西南羅蕃貢方物　甲午十四日事

太學博士白時中為正字

乙未詔右朝議大夫鄭佑承議郎李仲各遷一官仍減二年磨勘內鄭佑依四年法比折朝請郎黄思轉一官並賞治水功也又詔減三年磨勘仍依四年法比折又詔郭知章李偉王孝先各遷一官中散大夫王令圖贈左中散大夫賞首建言及主議河功也　詔五月六日所降朝旨同管勾陜西坑冶鑄錢許天啓依提舉常平官條制剌舉官屬官一節改正更不施行十二月十五日聖旨改正正月六日指揮

丙申詔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張忠為係先朝從龍特以閤門祗候年勞并理過磨勘年月與除閤門通事舍人

丁酉詔祕閣校理劉唐老落職添差監桂陽監茶鹽酒税賣礬務以唐老元祐姦黨時出險言故有是命新録改云以唐老元祐黨人故有是命蓋不知險言曲折也曲折已具八月十三日甲午今附用舊録元符二年十月十二日庚戌文及甫落職仍知均州不知所坐當考王鞏甲申雜見云

涇原路都鈐轄王湛為滄州總管元符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自麟延改瀘州

戊戌殿中侍御史陳次升為左司諫初章惇蔡卞以次

升元豐時所擢元祐間多持節在外未嘗顯用謂次升必怨望紹聖初特除御史欲其出力排元祐臣僚以為己助次升首論敕牓反覆又言常立周穜鄭居中穜嘗乞安石配享立亦卞死黨居中乃卞姻家論之尤切自此惇卞不說常令太府少卿林顏致誠悃於次升且曰公自湖外來復登憲府皆己之力苟相助何患不得美官次升對曰次升知守官而已不知其他更請顏任卿監乃為宰執傳風旨邪顏福州人也於是惇卞屢以事

媟孽次升頼上知其朴忠嘗因陛對宣諭曰久不聞讜論會次升辭言職惇卞欲乘間出之擬優除職名河北轉運使上曰一漕臣之職豈無其人陳次升敢言不當令去朝廷尋有是命　曾布亦嘗白上曰竊聞次升有章乞罷御史次升久在言路無所阿附衆所共稱不可使去言路言官唯董敦逸郭知章及次升三人久在職然皆以勁正為衆所稱敦逸既以山野貶知章又蒙選擢上云知章選擢甚峻布曰非出聖意何以有此惟次

升久不遷以資任言之侍御史司諫皆所宜為上曰好好布又言聖意雖以為可然三省皆不恱願賜主張上曰只俟見文字便指揮既退林希謂布曰上許可未有若今日之快也布録此段在丙申日於是布言次升遂除司諫深慰士論非出自聖意何以得此黄履亦曰非出聖諭豈可得上曰履常薦之又曰邢恕亦稱其無心布曰次升每事與執政為敵如此豈易得上曰誠無所附麗然論事亦多疎又笑曰恕亦稱其無心是可信也布又言次

升雖已進然殿中俱闕人願更留聖意審擇上曰固當然布曰他人臣所不敢及如劉拯鄧棐必不可用拯交通陛下所知棐尤甚林希曰拯在紹聖初猶曽論事若其朋附或所不免棐蠢然無知但知傾身朋附人爾上曰拯不可作言官布曰蔡蹈知久權殿中必不免次補若更用棐即是蔡京所薦豈得穩便上然之布錄此段在壬寅日

己亥大理寺言外州軍人逃亡於京畿首告者除犯死罪及彊盜或殺人罪不至死并元係兇惡及死罪貸命

充軍不以今犯輕重並從本府斷遣外餘據所招罪先犯次斷決訖具録情欵合用條格并所斷刑名牒送元逃處勘鞫依法施行如勘鞫得不實其已决之罪並不在通計之限已上未至本所逃走於京城内及畿縣捕獲者並杖一百從之新削

辛丑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判官鍾傳統領本路并秦鳳將兵出塞討蕩斬獲約四千級及殺獲首領頗多詔得功將佐士卒令傳速具功狀從鍾傳審察

以聞十二月壬辰十四日甲午可考此即白草原之役也元符元年正月五日九月十七日七月八日慕將美推勘九日徐彥孚制勘鍾傳奏獲級四千數百里間牛畜斬獲殆盡秦鳳亦奏獲千三百二十一級鈐轄首領十三級傳以五日出師六日逢敵擊散諸將分詣剗子山癿麼川白草原等處各有所斬獲章惇恐其所奏首級過多失實詔令結罪保明差官覆按又遣使賜茶藥催具功狀聞奏鍾傳神道碑鄭居中作紹聖四年十二月出剗子山討白草原俘馘四千遣幕官董釆詣闕請合涇原帥趙天都山癿摩會置州與寨自馳赴章楶議謂楶曰公能出師當以熙河節判歸公公不自行請分

涇原師以從棄難之又意既城天都而粮或不繼須五月草深乃進約公同奏朝廷詰其説公曰議獨出已棄無與也正月以白草原捷奏加集賢殿修撰錫三品服還知熙州兼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公事通遠軍康謂李深請城淺井公疑彼無泉檄使審視謂深固請城二月兵出果無水不克城如公所料三月移師築丹喇關朝廷賜名曰通會會州望在咫尺矣已而坐前奏議異同築淺井不成方褫職降秩簽書經略安撫司公事復有告白草原冒賞者再降宣德郎謫監永州稅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責永州監稅據曾布日録傳此責乃坐奏報進築反覆勞敝秦鳳兵馬耳白草原冒賞事獨未發也當考

詔西界歸附部族除給與地土住坐耕種外乃依例支破口食候及三年耕種有序日住支其不該支賜之人須合給與錢

物充營生住坐之費令經略司相度據人數於應副邊事錢內量給每户毋得過十千單身人毋得過三千人口多者比類支給務令可以安存不至失所亦不得過有糜費仍令所屬官司嚴切約束保管之家不得非理勞役　監察御史蔡蹈言請下禮部裒聚近年科場及國子監公試所出題目編類成策藏在禮部每遇科場或國子監鏁試牒送考官照用從之

壬寅詔前郴州洛容縣令黄佺改宣義郎以佺在元豐

間說諭溪峒諸酋那田泊新附蠻人萬餘賞功也　詔皇太后皇太妃生辰本殿祗應人推恩並依元豐格其元祐四年八月裁損指揮勿行舊錄又云以元祐中立法裁損非所以示優崇也新削去　詳定一司勑令所言京城內汴河兩岸各留一丈五尺為隄面官私不得侵占承告侵占京城內隄岸者檢定送開封府其賞錢乞先以雜收錢代支却於犯人理還京城內汴河隄岸人戶輙有侵占者許人經都提舉汴河隄岸司告從之新無七月十日御札當考　詔戶部每歲

春季内具諸路轉運等司起發上供錢物多寡職事修廢最甚之人保明申尚書省

癸卯御史中丞邢恕言開封府東明縣主簿何夷權知縣事人户限内陳訴旱傷不為受理致詣本臺陳訴乞下提點司據分數體蠲放其何夷乞賜衝替詔提點府界諸縣鎮郭時亮體量詣實毋容僥倖虧損官私既而何夷竟免黜責　恕謂章惇實抑己恕申實録院云尋章惇按察不行

奏疏言臣竊惟執政大臣欲擅權者必先摧沮臺諫官

臺諫氣奪則無敢議已者然後得以專權用事封殖朋黨明聖有為之主欲收攬權綱者必先擇臺諫非其人則或廢黜或他遷之如得其人則須聽用其言然後執政大臣不得專權用事威福不出於已則朋黨自然破散群下莫不一意以事君忘私而狥公則主勢隆於上治道成於下非小補也今陛下聖明容受盡言惟恐不及而執政大臣近多沮抑其言臺諫寖弱則大臣寖彊朋黨牢而不破陛下未得優游仰成也伏望聖慈常切

斟酌消息勿令臺諫太弱臺諫太弱則非國之福也凡臣為此言者非為己游說也使臣為一身計則少立怨敵從容迤邐奉身而退豈不善哉然則臣之區區乃為國計伏望陛下留神幸察　又奏疏云臣竊以朝廷置御史中丞本以救執政大臣之所不及且防其私邪其責任甚重然其權力甚輕若優游養交乃能可全即明目張膽真欲舉職鮮不見殆何則御史中丞徒能言耳及其進呈開呈行與不行全在執政言之與行豈可同

日而語哉其不敵一也御史中丞止於一身爾雖有小御史輩時無御史殿中御史也人微言輕不足倚重執政大臣若協力相濟動輒數人衆寡之勢較然不侔其不敵二也御史中丞若人主信用止於稍能為人禍爾執政大臣兼能為人禍福可以鼓動人情為之羽翼耳目者衆其不敵三也御史中丞得對清光近者踰旬遠或彌月而執政大臣日見人主親疎之迹不同其不敵四也御史中丞風聞言事近於道聽塗說執政大臣親秉政事之

權事無巨細皆撫其實與之角論詳略得失固不相當其不敵五也臣今操五不敵之勢以與執政大臣抗其不勝必矣臣朝暮求對期少傾竭底裏頃刻之間不能盡言故輙先事陳露伏望聖慈特垂省覽察其用心則死生幸甚又貼黃臣頃亦嘗陳此意而不能詳也今兹邪正交爭之際不免究極其說再瀆宸嚴望賜憐察又貼黃今使臣不勝而去若執政大臣忠純無私則有何不可如其不然則人主獨立於上而大臣朋黨遂成於

下非徒臣身危而已也　御史蔡蹈言臣竊見本臺日近節次接過開封府東明縣百姓六百九十八狀計一千八百五十九户為陳論今歲夏旱依條披訴災傷本縣不為收受内一百十七狀計二百七十六户稱係涇縣不押不顯官員名位外五百八十一狀計一千五百八十三户稱主簿權不押臣取會到知縣李升縁故參府主簿何夷權管縣事未委本官何為不受前項詞訴臣伏思京師諸夏之根本天子施徳布恵必先及之所

以重本而馭末也近者風雪連陰小民艱苦陛下深軫
睿慈蠲放房金以至再三而憫其炊爨不屬增場出炭
損直贍民以惠養京師之人可謂厚矣至於國門之外
數舍之遠農畝歲荒而民無所赴訴是豈陛下優養畿
甸農民之意乎畿甸之近且猶如此則其他邑災傷民
被扼塞既遠在數千里外不能皆赴臺察則陛下何從
知之乎信如民言則吏任民官而違法害民罪不可赦
升為長吏而殊無按察佐官權縣不受災傷詞訴亦合

効治欲望聖慈遣使體量如見的實即乞速賜指揮施行以戒天下苛刻之吏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乞自今文臣帶兵鈐及監司職任者朝辭日不許援例不對並令上殿從之十九日己除司諫元符三年三月末六月末可考邸報具載言章今附注此臣條上言臣伏見閤門並更不上殿者比年以來文臣或領監司職任或帶一路兵鈐朝廷委任非輕豈無事件可稟聖訓面奉睿旨者乎蓋緣選任之際未必得人人材闒茸或緣老疾不敢登對恐陛下察知必有顯黜舉援此例更不上殿非所以稱選任之意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今後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朝辭日並須上殿其餘即依上條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奏聖旨依奏　鄜延路經略司言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吉州刺史副都總管王愍保明到應緫修築防拓部役官員使臣等乞賜推恩詔王愍遷一官回授與有官兒男兩人承受各特轉一官仍賜銀絹各一百匹兩餘人等第轉資減年磨勘循資及賜銀絹有差成都府轉運司言乞逐路將用舉主陞資選人先具舉主考第到司公參月日申吏部會問違礙符下理公參月日名次射闕從之　淮南轉運副使林邵言按敕令官員能察綱運妄稱水火賊盜者與第五等酬獎恐

賞輕不足以勸改為第四等從之新無

河東轉運副使呂仲甫為發運副使通直郎李諗為河東轉運判官

甲辰三省言熙寧年興市易務本以通有無利商賈抑兼并元祐任事之臣不深原先朝立法之意一切罷去民實病之詔户部太府寺同詳立法意復置市易務許用見錢交易收息不過二分不許賒請監官惟立任滿賞法即不得計息理賞其餘應雜物並不許輙有措置限十日條畫以聞

詔置都大兵籍於兵房樞密院自

熙寧始置兵籍然逐月逐季揭帖進呈每次揭去舊數而不存按檢故曰前兵數皆無籍可考於是立式令承旨司歲終造都籍具在京府界諸路駐泊就糧正兵漢蕃弓箭手蕃兵巡檢下士兵額管見闕見管數進納入內別寫一册申樞密院自是兵籍乃始可考曽布白上曰先帝初置兵籍便合如此有司奉行不如法而朝廷未嘗檢察故失於措置爾責授黔州別駕涪州安置黄庭堅移戎州安置以避部使者親嫌也 荊湖北路轉

運司言衙前般運官物元豐條制已備元祐中增入如難為津般許官司相度量添錢數各不得過三分之一今欲刪去詔並依元豐令　大理寺言近敕皇城門以内竊盜者並依京城竊盜常法加等及遞增遠配仍立奏裁法緣犯在禁庭合奏稟欲乞應有似此犯盜罪人並依本寺自來請寳例約定刑名封入奏斷内情法不稱或事體稍重者仍從本寺别行聲說取旨從之十一月四日敕

乙巳遼國遣使益州管內觀察使蕭括副使東上閤門使海州防禦使張搋来賀正旦　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畧司除舉人不得帶隨軍外如有因負犯停廢官員實有才武可備戰鬬之人即先具姓名及元犯因依奏候詔旨許隨軍出入如擅遣行不以立到功効大小更不推恩其將佐等輙以隨行當議重行黜責　詔陝西河東路經畧司告諭漢蕃兵如遇軍行尚敢携老幼婦女首級送納或將佐知情盖庇盡以違制論諸色人剌配

近南州軍将佐情重者取㫖並許人告每級賞錢五十貫其将佐等雖不知情及受納經歴官司不㸃檢省察致巳推賞者各减二等並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其妄冒之人仍不用廕走馬承受常切㸃檢覺察及經畧保明功狀内具委無夾帶老幼婦女首級結罪保明以聞如朝廷察訪得知或因事彰露其帥臣并走馬承受當議重行黜責　提舉淮南東路常平李延嗣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 八月末李深云云可考 提舉京東西路常平王旗為京

東路轉運判官元符元年九月十七日放罷

戊申大理寺言乞立人吏互相保任法從之舊特詳今從新

吏部言盜應備賞而犯人無財產或不足者徒伴并知情干繫應罪人均備從之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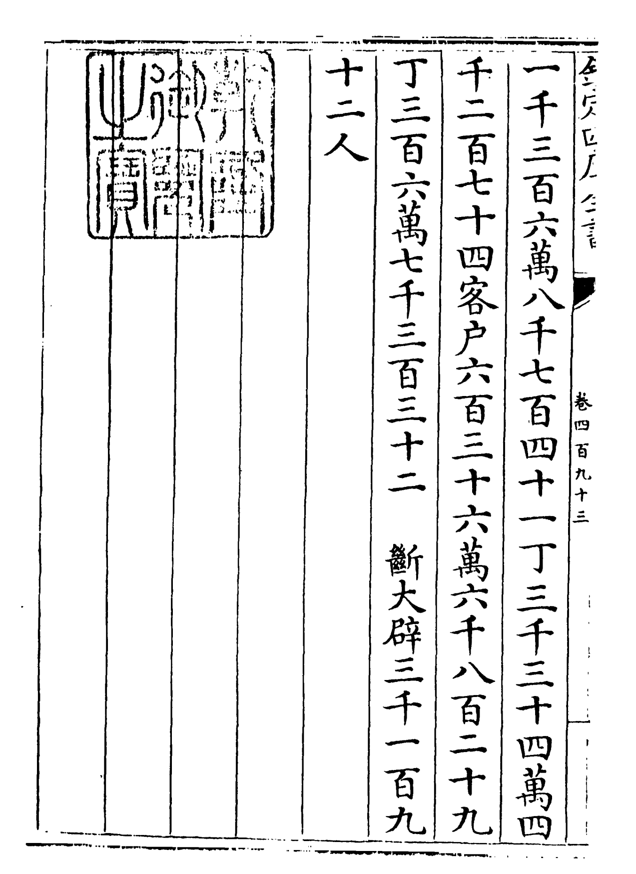
御史蔡蹈言臣昨者竊聞陛下欲幸北郊有司請役萬夫以除道路而陛下愛惜民力特罷此行京師之人無貴賤老幼皆懽呼鼓舞稱頌聖德以謂時方苦寒不忍以非時游幸重勞民力此堯舜之用心也兩日來又聞聖旨止罷都水監所差

夫役所有車駕游寺卜日已定不識宸慮何為復有此行臣愚竊惟陛下所以猶豫未决者不過以帷宫初成工徒望幸以覬賞賚爾然屬此嚴冬寒氣栗烈鑾輿往還遠在十餘里之外柰何以工徒望幸而輕聖體乎前日之刈麥觀穀勞農勸耕之舉時陛下以事皆輟而弗往今其游幸非時無名其猶不可以已乎孟子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都人士庶固欲仰瞻儀衛而區區螻蟻之情乃以寢罷為願豈無意哉伏望垂慈俯從衆役若

重念工役之勞特推恩施則戒飭有司施行何必親屈至尊以勞人動衆也十一月十八日罷北郊蔡蹈言不得其時今附見冬末明年正月二十五日幸北郊

是月遣蕃官東上閤門使雄州防禦使李忠傑依舊充熙河州部落子將并忠傑子皇城使賀州刺史世恭並權令赴涇原路準備使喚從章楶奏請也此據楶奏議增入元符元年六月十四日可考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三十九人　天下戶部主戶



一千三百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一丁三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七十四客户六百三十六萬六千八百二十九丁三百六萬七千三百三十二　斷大辟三千一百九十二人